

沒有收信人的掛號信（下）

瀛苑副刊

他們為棺內的妳化了妝，穿上新娘禮服；只是，妝頻頻糊了，禮服也早已濕透……。新郎買了好多妳喜歡的布偶，放在妳身旁陪妳。妳姊姊說，是妳託夢要他買的；於是，我想問妳，怎就半個夢也不託給我？

環視身旁，大家都穿得喜氣；雖是冥婚，世俗婚禮裡的任一儀式亦節省不得。為了讓妳高興，道長還交代我們：「必須微笑，更不能流淚」微笑……？我做不到，沒人做得到……。

當新郎為妳戴上婚戒，他的愁容上，交織著自己也讀不清的複雜心聲。看他的失魂落魄，我心中倏地有個聲音輕輕地說：「原諒他吧！」。是妳嗎？還是我自己的聲音？我雖已分不清，卻明白自己已然原諒他；因為，他是妳的丈夫了。

但我仍猶在心底吶喊著為什麼，「為什麼人生中首次的好友喪禮來得過早？為什麼首次的好友婚禮如許淒涼？而為什麼這好友竟是妳？……」但我明白，就算花上一輩子，我也無法向誰尋得一絲一毫合理的答覆……。

冥婚於上午行禮完畢，緊接著，下午便是妳的喪禮。除了哀淒以外，我已喪失其餘的知覺。而喪禮一開始，外頭的天氣便一反早晨的日麗風和，雷聲陣陣作響之後，下起了大雨。

大雨之中，大夥兒聽不清司儀的悼詞，也再不必相互言語，因雨聲已無言而有言地訴說了一切。那雨，其實是我們不捨的淚，而雨過雖有天青之時，我們心中的淚雨，卻不知何時才得以休止……。*****

茫茫之中，度完沒有妳一同出遊的淒冷暑假，為時空所推的我，回到了學校。幾經思量，不願再蹉跎自己的青春，於是決定選修文學作為輔系，不再以課業過重為猶疑的藉口。妳也知道，文學一向是我的興趣，但在學術殿堂裡的我，卻與它漸行漸遠，因而一直有說不出的遺憾。如今，是妳的離去，讓我更加珍惜生命，恍然明白，自己真正該在日子裡去把握的，究竟是什麼。

就如未央歌裡的這麼一句——歡笑的日子誠易過，青春歲月裡的春花秋月，怎堪得等閒去度？

就這樣，大學最後兩年裡，我開始走向真正的自己，彷彿全人重獲新生；我開始成為真正的我，卻再不是過去那個茫昧懵懂的我了……。但，每當意識到自己正一點一點地轉變，卻不得不聯想到，這多麼令我感激欣喜的新生，竟是因妳的死去而換來的啊！叫我如何能不流下五味雜陳的淚水呢？

一次課堂上，望著中國哲學課本裡，提及的佛教基本教義「三法印」及「四聖諦」時，不禁暗暗地苦笑。——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；「怨憎會」、「愛別離」、「求不得」。人生在在都是苦啊！何必執著以自傷？說得一點不差啊！但，身在紅塵囹圄，說不執著談何容易？舊傷縱不再疼，歷歷在目的疤，又如何視而不見

? *****

難啊！是難啊！的確。但，當初以為就此陰霾下去的日子，終究也被潮起潮落的時光給沖淡了悲傷。如今的我，能吃能睡，還是一個人類，還有喜怒哀樂，只是，淺了些；還有赤子之心，只是，也老了點。

不過，我明白，流轉的人世裡，唯妳永不老去；愛漂亮的妳，定會為享有這特權感到高興吧！

雖妳永不老，漸漸老去的我們，仍要為妳過生日，以解思念。在妳農曆生日那天早晨八點，和妳的母親、姊姊們，由妳家中出發，同往八里去探望妳。

妳住在地藏王菩薩身後那面牆的一個小隔間裡，打開了門，一甕塵土是妳，甕上貼著那張我陪妳去公館照的大頭照。當時怎麼也無從知道，這張大頭照竟會成為妳的遺照？

搬來一張小桌，擺上妳最愛的黑森林蛋糕，姊姊們由甕旁拿出兩枚十元，開始同妳說話。局外人是感到荒謬的吧！看她們望妳喃喃低語，再丟擲錢幣在地。錢幣若一正一反，代表妳感到不置可否；皆為正面，則表同意；皆為反面，表示否定。

霎時裡，我不禁鼻酸，想哭之餘卻感到有些可笑，可笑於這儀式的流於迷信；但下一秒裡，我卻寧願相信，藉著這樣的儀式，是真能將我們與妳的意識相連繫的。人乃靈肉相合之屬，形體終歸滅敗，但靈魂當是永存的吧！這兒是妳的棲身地，妳能於我們關切的話語上有所回應，怎會不合理呢？

我太不該，怎會對這儀式有絲毫懷疑？山下塵世裡太多合理的懷疑，就讓它們留在山下，種種的工具價值標準怎能用來丈量人情呢？我們與你的情誼又怎堪得量？

我於是接過錢幣，在心間問妳過得好不好，知道我們來看妳嗎？是否哪一天也入夢見我？

將錢幣丟擲在地，我緊緊注視，錢幣滾啊滾，躺平了——一正一反；就這麼擲了七次，妳還是不置可否，依然不置可否。我開始不耐了，對自己、妳及這儀式，便半開玩笑對妳說：「我知道妳在逗我，和從前一樣的頑皮，不過，別再鬧了！若妳再不回答我，我就要走，不再理妳。我最後一次問妳，妳好好回答，我一向說到做到的喔！」

最後一次投擲在地，錢幣滾啊，滾啊，停了，——是兩個正面啊！此刻我於是真的相信，無疑是妳在向我證明，妳此刻正在這兒回答我的話了！是否

? *****

將妳放回小隔間裡，一夥人默默地到塔外庭院香爐邊。我拿出一封短箋，是年前寫給妳的；姊姊們接了去看，留我獨佇在旁。

長髮在出海口吹來的微風裡起落糾結，一如此刻的心緒；驀地千情萬緒紛湧，不覺淚濕。然而下一刻裡，昂首凝望藍空流轉不居的白雲，全人沐浴在秋陽灑落的暖意裡，我竟還能微笑著輕嘆：「真是好天，一個探望妳的好天。」

待回過心神，已好一會；姊姊們不作聲，原來正流著淚……。點燃了香爐。飛灰逼人淚眼朦朧，我把信箋投進爐裡……，轟地一聲，火舌吞噬了一紙情意，化為薄灰吋吋，旋即寂暗下來，只剩殘星點點明滅。

我呆望爐裡，一切都在這灰燼的幻滅間悄然結束，一如妳的生命結束了，我和妳再不能被稱作我們，也結束了；但這個世界沒有結束，所以，悲傷必須被結束。

而這封長信，多少長夜裡以淚醞釀的信，也終有擱筆之時。一封即使投入郵筒，也永遠無法以陽世形式寄給妳的信，而必須殉死於火舌之中，與妳所幻化成的存在型態一般虛無輕飄，才得以到達妳手中的信。

不是寄到妳家，因為沒有人會收到這封署有妳名的信；更不可能寄掛號，因為沒有人、沒有妳會出來簽收這掛號信。掛號信得本人簽收的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

但，我真的好想寄這封信，好想寄一封掛號信，寄到妳家。因為，妳知道嗎？我只是想、只是想再聽到有人大聲喊著妳的名字，喊得那麼響亮，喊得那麼朝氣蓬勃；像是妳還在似地一般那麼喊，像是能把妳喊出來收信一般地喊。

雖然，其實我早已明白，這真的只是一封永遠再也沒、有、收、信、人、的、掛、號、信……。